此“预习”绝非彼预习

□戴金辉

不知是预习与我天生有缘，还是我对预习情有独钟，我一上小学就学会了预习。

我是60后，第一次拿到的语文课本上面印着毛主席像。

教师并没有布置任何作业，只吩咐我们回去之后，能找到旧报纸的，就当书皮包一下。

我回到家，居然吵着要爸爸妈妈教我读书。

那个时候学生书读得好不好，没有像现在那么被大家在乎。教师更喜欢上的还是音乐课、体育课、美术课和劳动课。

能当上小助手是学生最大的荣耀，哪怕只能当一回。

小助手除了在早读课上帮同学背书，还会在每周二、四下午的读报课上，把少儿报刊上的文章读给大家听。

小助手最光荣的事就是替数学教师批作业。打钩打叉，钩叉打大打小，打几分，全由小助手说了算。

考虑到我们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活，教师很少布置作业，当然从来没有布置过预习作业。

预习只是想当小助手的学生干的私活儿，四年级我不当小助手了，事先偷偷学一下新课的习惯也没有停止。

记得有一次数学测试卷上出现一道应用题，我看与下一节课将要上的例题相仿。于是，我模仿着那道例题来做，结果全年级就我一人做对，我获得了那次测试的第一名。

后来，我成为教师，把这个学习的好方法传授给我的学生，但并不强迫他们接受。得到我“真传”的学生，几乎都能获得优异的成绩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师的儿子。整个小学阶段，他几乎每科每课都坚持预习。结果，他每次考试都能得第一名，长大后还顺利地考上了公务员。

还有一个女生，我从小学六年级接手教她。她爱读课外书，知识面很广。但升到初中后，她一时不适应，一味被动地完成各科教师布置的大量习题，成绩一落千丈。

她急切地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，我告诉她，就按自己的办法去办——预习，掌握学习的主动权。

“那老师布置的作业做还是不做？”

“没有必要做的可以不做，你先忍着老师的训斥。等你取得好成绩后，老师自然会理解的。”

听了我的话以后，她大胆地采用先预习的方法，把课本上的作业完全弄懂，再做教师布置的课外作业。不出3个月，她的学习成绩又噌噌噌地跃居班级前3、年级前50。后来她考上了县重点高中，高考时考上了自己心仪的某理工科大学。

说到这，读者应该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了：预习其实就是事先进行的主动学习。谁学会预习，谁就能掌握学习的主动权，就一定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。

然而，事到如今，我突然发觉，“预习”有些不对劲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参加了一次较高级别的语文教学研讨会。在会上，我一连听了9节课。

我强烈感觉到，这9节课结构严谨，进展流畅，细节超乎完美，但完美得很不真实，就连学生习题也清一色地得到100分。

如果让我当评委，我根本分不出这9节课的高下，每节课都是百分百成功。

我一打听，原来上课之前，教师全都布置学生预习过这一课，还给每个学生发了“预习单”，甚至所有的习题学生都做过一遍。

这么做的结果显而易见，以公开课的“成功”标准，这些课又怎么会不“成功”呢？

学生这么“预习”一番，再来上教师的公开课。谁能保证，学生在课堂上说的是发自内心，写的是临场发挥的切身体验？

我对这样的“预习”担忧了起来。

课堂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，而学生“预习”甚至“预演”（事先对公开课进行排演）后，很容易把思维过程以及问题的答案固定在预设的模式上，这样的师生课堂问答，还能算是生命中激起的“火花”吗？

课堂是落实学习要素的主阵地，是演绎学生思维过程的主战场，师生的教与学必须在课堂这40分钟的单位时间里得到检验，但如果课堂经过“预习”，课堂效果如何测评呢？

我的担忧并非不着边际，当今社会发展到人手拥有一部智能手机，获取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，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轻而易举，因此不应该是我们的课堂教学首要解决的问题。

相反，我们要千方百计杜绝的是学生直接到网上搜索并抄袭答案的“假学习”现象。

一旦学生误入这一歧途，将成为新时代的白痴，终身与真正的学习无缘。

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：配套的《课堂作业本》应该当作机密材料严格保管，只在课堂上发给学生使用，一课学习完毕即马上回收。

这样一来，“预习”的形态就变成与教材相关的大量课外阅读或实践。在课堂上，学生就能够独立思考，慢慢学会依靠自己解决实际问题，从而锻炼能力。

作为教师，就可以在课堂上落实学习要素，至于落实到何种程度，课后学生需要哪些拓展、作哪方面的弥补，教师就能做到心中有数。

公开课不能这样“预习”，常态课也不能这样“预习”。“预习”后再上课，长此以往，后果不堪设想：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受到阻碍，教育改革将被引向死胡同。

刷题、猜题、押题的时代即将过去，需要我们沉下心阅读并积极思考的时代即将来临，学习上的任何投机行为终将被历史淘汰。

规矩先行，互相理解，才能形成合力

——『老师你为什么不回短信』，真相其实是……（续）

Kimululu

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，每天收到家长的短信非常多，短信的内容也非常繁杂，包括幼儿喝水、穿脱衣服，还有在家情绪等。

有的家长晚上也会打电话，有时只是想了解一件无关痛痒的事。幼儿表述不清，家长又很想知道孩子白天在园的情况。

开家长会时，我已经和家长说清楚，我们工作中不带手机，因此很难及时回复短信。

遇到特殊情况，我们会抽时间和家长主动联系。

我经常和家长说：“没有和您联系，说明您的孩子在这里挺好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
家园合作，互相理解是成功的关键。

龙泉许东宝

说是多看手机不好，但教师如果不看手机，学生在群里请假就看不到。

有的家长什么事都扔给教师，连学生喝水、学具都要教师管，那即便教师有三头六臂也管不过来。影响教师的主业——教书育人，划不来的还是学生。

教师在学校工作来不得半点怠慢，有时候学生一点头痛发热，处理不好，稍不顺家长心，或许就要被投诉。

我觉得学生生活习惯上的事情，还是家长自己抓比较合适。

张祖平

随着疫情摸排常态化，班主任每天要发给家长的信息非常多。有些表格逐级下达，来得快，催得紧，因此总有几个家长没有及时提交。

我校的家长中，外来建设者居多，班主任催促家长填表的时候，家长可能正在开车，可能正在装空调，可能正在送外卖，可能正在工地上挥汗如雨……

他们没能及时回复信息，我深表理解。

同理，有些家长把孩子忘带的作业本、校牌、钥匙等放在门卫处，并发信息要求班主任转告学生时，班主任可能正在上课、开会，或找学生谈话，没能及时查看和回复家长的信息。

今年开始，为了提高彼此间沟通的效率，我说服家长减少群的数量，只用钉钉群。

我也事先告知家长：除非有急事，尽量不要在放学前一个小时内给我发信息，因为此时我正在教室帮助学生回顾一天的成败得失，无法查看手机。

总之，家校群中的信息互动，需要规矩先行，宽容理解，家校才能形成合力。

葛永锋

暖阳般真诚，春雨般共情。

回不回短信，其实是关于如何与家长沟通的问题。作为教师尤其是班主任，要充分认识与家长沟通的重要性，良好有效的家校沟通能够促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融合。

教师在与家长沟通之前，要先“备好课”，对学生有全面的了解，包括家庭基本情况、学习情况、人际交往情况等，根据家长的不同类型，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。

教师要增强自身沟通能力，提升与家长沟通的效果，并产生积极正向的效应。沟通方式要多样，要因人因时因地，可以是面谈、家访，也可以打电话、发短信。

沟通中，家长难免会问到学生在学校方方面面的表现，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，要以共情、理解、真诚、积极的心态倾听家长的诉求，探讨学生成长的烦恼，分享教育中的经验及心得。

时时牢记，教师与家长是“合伙人”，是平等的关系，坚持以礼待人、以诚示人，奔着同一个目标，在一次次交流中拉近家校之间的距离。

yhglll

两年前，杭州市滨江区就出台了《滨江区学校班级微信群公约（试行）》，分教师篇和家长篇进行了约定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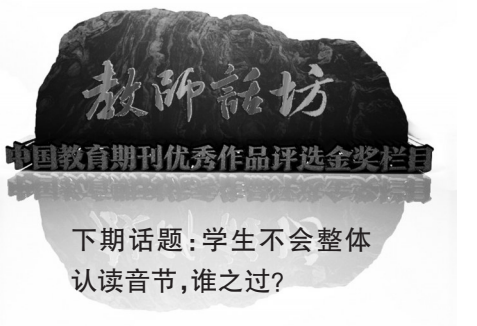
若非情况紧急，信息发布的时间一般控制在当天21:00前，重要信息尽量通过书面或电话通知，确保每一位家长知晓；

群内信息主要发布教育教学等通知，若非十万火急，在当晚9:30到次日7:00的休息时间，尽量不打扰老师。

对于家校之间的私信沟通，公约也有妥善的建议：理解教师的忙碌。

希望家长“当老师未及时回复信息时，请多份耐心，安心等待。紧急事情可择时致电，以便及时解决问题”。

如果能细致且不乏温度地实行公约，相信可以有助家校关系的和谐共建。



在画中落款

□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　董芳蕾

我跨校加入温州市洞头区元觉义务教育学校的瓦当画课程组，将近5年了。

前段时间，我收到课程负责人的召集通知，放学后前往元觉义校，讨论课程后期的深入方案。

在琳琅满目的学生瓦当画作品中，我发现一些表面斑驳的青花瓦当，一看就很有年头。

我问：“这些作品没有落款吗？”

“有的，在背面。”负责人反转瓦当给我看。

我仔细分辨，果真看见几个模糊的字。我建议：“让学生把名字落款在正面。”

一位教师轻声质疑：“这样不会破坏画面的整体感吗？”

我就是这样做的。作为美术教师，我当然知道很多人为不影响画面的美观，会在作品背面，或是正面的角落上落款。但我在日常教学中，鼓励学生把名字写在画面的显眼处。

于是，有的学生沿着画面中的某个边缘、某根线条署上班级和姓名，有的则把落款设计成名字画，如花朵、树枝、扇柄纹样……

对此，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：

首先，如果作者把姓名写在作品背面，观众就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到，特别是封塑后贴墙的作品，几乎不可能有人特地将作品翻转去看落款。

其次，从创作者的角度看，落款与画面融为一体，自己也将与作品融为一体。学生就会意识到，应该对自己的作品负责，认真对待每一幅作品，因而会在创作中投入更多的情感，对美术学习产生更多的兴趣和热爱。

最后，从美术教师的角度看，学生作品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精美，更在于见证每一次进步，那些笔画伴随着每一幅作品逐渐从幼稚变得老练。

我会定期把学生作品拍成照片，收集起来，但背面的落款无法和画面一起留痕。

而我也偷偷地想过，将来的某一天，长大后的他们，在我的网络空间里看到自己小时候的画作，会重启多么珍贵的童年记忆。

自从学生在画中落款后，我就开始思考，如何落款能够为画面增加趣味性和美观性，这本身也是“设计·应用”领域的一种创意实践。

同伴作品之所以有激励作用，是因为能得到“我也能做到”的力量，看不到落款的作品看不到故事，就缺乏这种力量，和冷冰冰的印刷品一样，无法让人产生亲近感。

当我和在场的教师们分享想法以后，元觉义校的校长说：“对，不仅要落款，还应标注时间。”

第353招

日前，为配合校第四届“读书节”活动，宁波杭州湾新区初级中学语文组规定，各班每周在校图书馆至少上2节阅读分享课。在课堂上，学生先自主阅读30分钟，再开展10分钟的沙龙活动，交流阅读中产生的疑问与感悟。一节课的时间无法完整阅读整部作品，因此教师引导学生倾向于关注作品的开篇。图为教师许佳女把语文课堂搬进了图书馆。

（本报通讯员　陈根知　摄）

关注细节

荣誉墙怎么能空荡荡

□绍兴市稽山小学　董　海

徒弟小李教完六年级，接了四年级的一个班。

同事们都很羡慕她，因为她接手的是优秀班级，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不少。

一次午自习，我路过班级，看见小李在教室里，便进去和她聊天。

“师傅，大家很羡慕我，可我压力很大。要是带不好这个班，我会对不起学生的。”

“就凭你这句话，我相信你一定行！”

聊着聊着，我环顾四周，表扬她为学生营造美好学习空间的用心。

“师傅，可不可以给我点意见？”

“意见没有，建议倒是有一个。这些贴满绘画、书法、剪纸的墙壁，确实很漂亮。但是，你忽视了一样对学生成长很重要的东西。”

小李听了我的话，一脸懵。

“你看，你专门设计了一面荣誉墙，这很好，可是上面为什么是一片空白？你应该知道，这个班级获得过不少奖状奖杯。但是，现在这些代表荣誉的东西我怎么看不到了？”

“这些都是三年级的。”

我懂小李的意思。这些学生现在是四年级，而奖状奖杯是三年级时获得的，都是过去时了，还留着干吗？再说，这些荣誉是在上一任班主任指导下获得的，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有这种想法的教师，何止小李一人。

新学期新气象，班主任们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把教室布置得焕然一新。但是，我看到，不管是新接手的班主任，还是老班主任，都把所谓“过期”的奖状奖杯弃置一旁。

于是，我对小李说：“虽然这些奖项是三年级的，不是在你管理下得到的，但这些都是学生的心血，是这个班集体的荣誉。”

后来，我去找了这个班的上一任班主任，请她将这个班一到三年级获得的所有荣誉整理出来。

我把这些文字交给小李，希望她能够用有创意的形式展示在班级荣誉墙上。

“这是你的学生成长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闪光点，是班级一种实力的象征。它告诉学生——你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！你应该把它用起来，用它增强班级凝聚力。”

我还要求小李，这项工作不能半途而废，要及时更新，坚持到六年级。

“就像你从小获得的奖项，父母把它们贴在你的书房墙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
加拿大教育家范梅南说：“教育就是一种影响，是一种影响施加到另外一种影响上，让影响产生影响的过程。”

荣誉墙是班级文化中重要的影响源之一，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用好荣誉墙，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。